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九十七 八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裘謙震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范廷驊

歷代名臣奏議卷九十七

明　楊士竒等　撰

經國

宋光宗紹熙四年司農寺主簿吕祖儉奏曰臣聞天下之勢未有久安而不動之理而治忽安危之幾每伏於暇豫無事之時此緜昔及今事理之必然人主不可不加察者恭惟藝祖皇帝肇造區夏以來累聖相承嚴恭

寅畏不敢自暇自逸有以極夫祈天永命之功故天下晏然百年無事自王安石用事變亂祖宗法度天下幾於動揺元祐諸臣戮力扶持而天命人心始復安固章惇蔡京又傅會安石之説窮極姦慝蠧國害民稔成靖康莫大之禍陽九所遭至是葢百有六十年矣高宗皇帝一馬渡江中興大業雖易動難安之勢於是乎復平然勢有所屈而大義未伸舉是憂責以畀付壽皇聖帝壽皇憤讐恥之未報宵旰圖治思欲昭荅天人之心而

脩於憂勤復以是憂責屬之陛下此正昔人所謂憂責在身不暇盡樂之時然臣究觀當今之世上下耽於逸豫以晏安江沱為當然而謂敵人聘問往來我得多筭浸忘事理之真實曾不思夫六飛駐蹕行都將七十載我之於敵終難兩立而王業恐終難偏安執政任事之臣玩歳愒日習矣不察浮論日勝而實理不明彌文日增而實事不治國勢弗壯人心易揺近者如瀘南之報士卒賊殺帥臣幾成禍變四方傳聞殊駭觀聽陵夷之

漸可為寒心陛下日視昕朝詳延熏聽豈不加察乎此然事理真實則為久安之勢所推移虛美熏心易忘儆懼至於憂責所在反以為迂緩不切而安於不為臣恐天下之勢未必能常然儻或事變稍加於前則陛下之焦勞將有不容釋者矣此臣所以夙夜憂歎願陛下遠覽獨觀思有以持其勢而毋有所易也夫靖康之事人神之憤未解蓋當今憂責之大者也臣嘗竊因父兄耆舊之所傳說以推斯時之變故蓋憯於西晉永嘉之時

二聖北狩之禍誠臣子所不忍言乃若宗室貴戚六宮嬪御死亡係纍其冤憤之氣則未易遽弭中原赤子肝腦塗地而存者復陷於敵人輿地之圖不登職方之籍者又三分而有其二雖我高宗再造丕基然航海避敵于越于明于台于溫險阻艱難莫不備嘗則益曠古之所未有也陛下聖性高明靜而思之是果可以一朝居乎是果可以遠而忘之乎苟聖念真及乎此積其精誠罔有所間自強不息與天同功則志向定而大義明所謂憂患在身若緩而

不切者誠吾家事豈容安於不為明詔二三大臣同其憂
責必灼知屈己交敵之為權計蹔駐東南之非永圖益求
忠實明智之士列于庶位以圖維內修外攘之實事共致
祈天永命之極功俾內外上下革心易慮皆知不共戴天
之義捨夫頹惰舊習為所當為而無暇乎其他則百志皆
熙事業自著而更化善治之規模惟陛下所以詔之儻為
不然歲推月移大義昏蔽彌文浮論浸失本真祇見其可
喜而不慮其可憂廼欲以江左一偏之地與敵持久則區

區之深憂葢未易知其所終矣臣世受國恩莫能補報
發言狂瞽罪當萬死惟陛下裁赦
寧宗時張浚楚州回奏曰臣伏奉今月十八日午時親
筆處分臣已恭稟聖訓王之望等言泗州利害所當講
明令欲且令謹守俟至秋初專責主事者俾權歸於一
聖諭切當事機臣見遵依施行向北斥堠緣馬軍極少
差使不敷泗上地勢平坦恐步卒當彼馬騎不能遽還
近陳敏等建議欲於臨淮縣築堡屯步兵三百人為斥

堠庶幾緩急可以相應臣見審度措置又舟檝尚少誠如聖慮臣見委劉寶打造一百隻委運使黄仁榮應副材料工匠臣望陛下因宰執奏事宣諭令仁榮一到鎮江躬親應副臣見别具奏聞次他日舟船既辦分差忠勇軍駕放自不闕人每舟以强弓弩手二十人載其上施放火箭足可禦敵伏乞睿照臣伏蒙聖訓諸將見和議成與不成之間語言反覆此正中其病臣即以宣示劉寶吳超劉光時范榮等莫不悚懼知愧然而以臣觀

之將帥難得英偉之才況人情之常不免覲望以此語言不一理當戒敕惟陛下示以好惡明正表儀俾各悉心奉公不求偷合苟容以報國家夫死者人之所難陛下以天下為念不肯自求一己之安表而率之猶恐習成舊態各不盡力矧夫朝廷上下尊之以和孰不捨難就易以幸一日安全也此是社稷大計在陛下為重在羣臣為輕自非陛下毅然獨斷與天同心申之以號令齊之以賞罰舉天下之大制命在我誰為陛下出力者

至於挺身任事盡節向前一有差跌則衆口交攻禍患不測而以背結託平生畏避碌碌度日有例獲大官且無後悔茲望陛下深察必使賞罰之間上當天心下合人情即後來諸將易於遣使伏望陛下更致聖思幸甚

臣又伏蒙聖諭敵人八九月之間必竭力而來在陛下以社稷宗廟之重理宜過為之備臣聞太公佐周以伐紂伊尹相湯以伐桀彼皆深通天人之際審桀紂之無道知其民之思治有所不動動無不成又况湯武之君

德修于己而二臣用心上達於天計策圖謀若有神相
益非偶然也臣學識駑下揆事度變安足以望前賢萬
一臣竊觀金政不綱内亂再世中外騷然禍患必起而
臣所憂有大焉者今風俗習成上下相蒙惟知富貴不
知有他上達天理下虧臣節此風不改借使金人已亡
内患外變且將相仍而起矣而其責實在陛下臣願陛
下正心修己急收人才以應天心以活萬姓必使事事
誠實感格天人聖德日新兵革自息理之決然更無可

疑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惟陛下敬之謹之天下幸甚

葉適上奏曰臣聞欲明大義當求公心欲圖大事當立定論自獻者追怨自安者忘讎非公心也勇者惟欲進怯者惟欲止非定論也善為國者務實而不務虛擇福而不擇禍條目先定而始末不差斯所謂公心矣措己於安而制敵之危斯所謂定論矣臣恭惟陛下將明大義以報國仇此其所圖葢不為小臣實至愚不敢自謂

有公心定論者然受恩深厚中夕數起故欲輒陳前語
庶幾仰賛聖志之萬一言疏計拙無所取材臣罪大矣
雖然條目先定非空談也措已於安非姑息也今或謂
業既已爾儻試一決或謂且可收拾但循舊貫二論相
持臣恐坐縻歲月古人愛日豈應如此臣願陛下先定
條目之所當出者而高拱於至安之地然後責任羣力
課功計效一事一物皆歸大原藩墻固疆圉實我既樂
奮彼將倒戈戰勝而無後憂地得而可長守此天地之

心祖宗之靈所以望陛下也

適又上奏曰臣聞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以就强者興陛下中命大臣先慮預筭思報積耻規恢祖業益欲改弱以就强臣宿有志願中夜感發竊謂必先審知今日强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而後脩實政行實德如此則弱果可變而為强非有難也臣將博陳極論而事瀾語長誠恐久留天聽臣每念契丹累世大國也女真乃以數千人挺鬬而天祚無戰不北遂至於亡以勢而言當

是時我疑若可以分功者然終不得一逞而蘆溝之役纍世軍實皆殲焉何至此哉又況西兵我之勁卒也方臘猝叛聲揺汴都諸將提偏師俘臘無遺種矣渡江以後扈衛艱難誅剪盜賊大抵西兵西將之餘也夫契丹以燕遼全盛之力而滅於女真崛起之兵我以關陝驍悍之師而敗於契丹垂盡之將然則宣和强弱之勢斯可識矣自是以來京師則陷中原則失維揚則渡江會稽則航海十年之間未有能與女真抗者也其後敵與

逆臣劉豫迫我不已激而思應於是我始能勝於大儀又勝於李家灣又勝於順昌柘皐而敵始與我定和矣金亮敗於采石而我始能以敵國自立矣夫敵以敗殞而後和雖和而猶不失為雄我以應久而後勝雖勝而猶不敢盡用然則紹興隆興強弱之勢又可驗矣今欲改弱以就強移迫動應久之兵而為問罪驟興之舉作東南幸安之氣而摧女真素銳之鋒此至大至重事也誠宜深謀誠宜熟慮宜百前而不慴不宜一御而不收

故必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今或謂敵已衰弱敵有天變敵有外患怵輕勇試進之計用麄武直上之策姑開先釁不懼後艱求宣和之所不能為紹興隆興之所不敢此至險至危事也臣願陛下先定其論論定而後修實政行實德變弱為強誠無難者在所施設如何爾適又上奏曰臣所謂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者臣伏覩建炎紹興渡江之後非不欲固守兩淮襄漢而金人衝突無常勢不暇及既議和好則收兵撤戍已有定約

又不敢謀故淮漢千餘里常蕩然不自保也令雖分兵就邊稍圖外向然我既能往彼必能來是時淮漢守備不全倉猝不過移治而專倚大軍迎敵勝負不可知要必扼江而後止如此則往者未足以係西北之望而來者已足以揺東南之心矣本期外攘豈顧内擾萬一揺動將何頼焉故臣欲經營瀕海沿漢諸郡各做家計牢實自守敵雖擁衆而至阻於堅城彼此策應首尾相接藩墻禦扞堂奥不動然後進取之計可言矣此臣所謂

改弱就強實政之一也四處御前大兵國家倚以為命歲費緡錢數千萬米斛數百萬東南財力盡矣譬如亭子所賴四楹一楹有闕累及三隅無獨全者臣慮其間統副將校人馬器甲營伍隊陣進戰退守必然未能一一皆是若令所委付果已得人尤宜曉夕用心事事警策件件理會若其未當則利害甚多伏乞陛下審之重之此兵幾三十萬未可便望一可當十十可當百但一人真有一人之用淮漢能守此兵能戰數年之內制敵

有餘此臣所謂改弱就强實政之二也圖此大事莫先人材陛下比年首以大義倡率而在廷之臣和者極寡此未必皆怯懦首鼠不肯任責也亦由積安之久素所不習耳聞目見茫然生疎昔宇文粹中論京城守具白時中自謂事非經歷則不知而况兩陣决機有大於此乎今天下亦非無智意材力願得自効若淮漢千里果當固守四處大軍果當精練四方之才隨其大小宜付一職使之觀事揆策以身嘗試習熟漸久方能梧燕安

而樂轟溢易脆腐而為堅强勁敵在前行者思奮此臣所謂改弱就强實政之三也至於朝廷之上封域之内綱紀法度號令賞罰黜虚從實條目至煩然茍先是三者則其餘可次第舉矣

適又上奏曰臣所謂行實德者臣竊觀仁宗英宗號極盛之世而不能得志於西北二方蓋以增兵既多經費困乏寧自屈已不敢病民也王安石大挈利柄封樁之錢所在充滿紹聖元符間拓地進築而斂不及民熙豐

舊人矜伐其美然陳瓘譏切曾布以為轉天下之積耗之西邊邦本自此撥矣於是蔡京變茶鹽法括地實走商賈所得五千萬内窮奢侈外熾兵革宣和之後方臘甫平理傷殘之地則七色始立燕雲乍復急新邊之用而免夫又興自是以來羽檄交警增取之目大者十數而東南之賦遂以八千萬緡為額焉多財本以富國財既多而國愈貧加賦本以就事賦既加而事愈散然則英主身濟非常之業豈以貨財多少為枸近者國用置

司偶當警飭武備之際外人但見立式太細鈎校甚詳不能無疑謂將復取臣獨以為不然何者名實不欺用度有紀式寛民力永底阜康此詔書也兩浙鹽丁既盡免矣方以寛民而何至於復取乎參考内外財賦所入經費所出一切會計而總覈之其理固當然臣謂國家之體當先論其所入所入或悖足以殃民則所出非經其為蠹國審矣今經總制月樁青草折估等錢雖稍已減損猶患太重趣辦甚難而和買折帛之類民間至有

用田租一半以上輸納者貪官暴吏展轉科折民既窮極而州縣亦不可為矣以此自保懼無善後之計況欲規恢宜有大賚之澤伏乞陛下特詔大臣使國用司詳議審度何名之賦害民最甚何等横費裁節宜先減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不須對補使可蠲除小民蒙自活之利疲俗有寛息之費陛下修實政於上而又行實德於下和氣融洩善頌流聞此其所以能屢戰而不屈必勝而無敗者也改弱以就強孰大於此凡此皆其大要

而已陛下不以臣為愚且迂敢不自竭而詳陳焉

起居舍人真德秀奏曰臣不佞蒙陛下擢司記注日侍

天光在庶僚中最為親近每惟報國之誼無若效忠而

緘默不言臣實有辠今將以便親求郡行去闕庭敢不

亟陳其愚冀補萬一臣竊聞女真以達靼侵陵徙都于

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達靼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

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

豈不能絶黄河一帶之水以趨汴臣恐秋風一生梁宋

之郊已為戰場矣使達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埸相望便為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姦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敵之將亡而亟圖自立之策乎抑幸敵之未亡而姑為自安之計乎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也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也以忍耻和戎為福以息兵忌戰為常積安邊之金繒飾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用之於女真

強敵更生則施之於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為規模則國埶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驟興不能為我患陛下以苟安為志向則國埶日削人心日媮雖金人僅存不能無外憂昔者孔子誦鴟鴞之詩以為知道聞滄浪之歌則使小子聽之盖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而戶內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敢僭為陛下陳之古者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季梁在而隨不

可伐宮奇存而虞不可欺今濟濟周行號為多士然漢儒所謂骨鯁者艾論議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既難其人間有意見小異則已成枘鑿論議小激則目以譸張豈以朝廷之上所少者非此耶夫平居工文墨便刀筆名儒宿望或所不能至於正色而沮姦萌立談而斷大事不以利害為遷就不以招麾為去來則又非小有才者所能辦惟陛下以尊君重朝為心合天下正人以自助毋間同異毋徇愛憎則鼎足之勢成金城之守固折

衝厭難孰大於斯臣故曰用忠賢爲自立之本也昔勾踐之棲于會稽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内則脩令寬刑振貧弔死折節下士而厚禮賓客外則具車馬兵甲而與三軍共饑勞之疲凡可以報吳者無不爲而非可以報吳者不暇爲也國家南渡駐蹕海隅何異越棲會稽之日宗廟宮室本不應過飾禮樂文物本不應告備惟當養民撫士一意復讐而秦檜乃以議和移奪上心粉飾太平沮鑠士氣今日行某典禮明日賀某祥瑞

士馬銷亡而不問干戈頓敝而不修士大夫豢於錢塘湖山歌舞之娛無復故都黍離麥秀之嘆此檜之罪所為上通於天而不可贖也今豺虎鬬於中原狐狸嘷於境上危機交急不同常時臣願削去虚文顓行實政百司庶府輪奐一新矣繼自今繕營不急之役姑輟焉可也簿書期會之事整理有緒矣繼自今常程瑣細之務付之有司可也陛下日旰眂朝惟大政是議輔臣夙宵盡瘁惟大計是圖則勾踐之功可尋而中興之烈可冀

矣臣故曰修政事為自立之本也昔漢有邊鄙大疑必使羣臣雜議季布得以中郎將而折列侯噲狄山得以博士而詰御史大夫湯北匈奴來求和親光武既從皇太子言卻其使矣而班彪乃以不宜絶北為言是一司徒掾而敢與太子異議也豈非國家大事臣子皆當盡言故耶我朝熈寧中契丹來議地界時王安石當國神宗乃以問韓琦富弼元祐初夏人遣使納欵時司馬光為相哲宗乃以問大防純仁高宗中興内外尤為倥傯

然無一事不采人言建炎四年嘗議防秋矣紹興初元嘗議便民弭盜矣五年則令前宰執各陳禦寇之策矣八年則令侍從臺諫各上講和利害矣夫祖宗之明非不知獨運專斷為神顧以廣謀從衆為得者凡以盡天下之心而建久長之策也今事會之來日新未已臣願誕頒明詔以敵從而南浸迫吾圉凡厥有位其各盡言然後博采衆長按為定論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命諸大夫各以情告無阿孤者勾踐之所以霸諸有忠慮

於國但勤攻已之闕者諸葛亮之所以賢惟陛下以勾踐為心大臣以武侯為法則事無不集矣臣故曰屈羣策為自立之本也國之元氣在於人心元氣充則外邪卻人心固則外患銷天地常經斷斷不易陛下亦嘗察近日人心之舒戚乎向者弊法新改令出加嚴雖大為防禁以示民非欲峻刑名而繩下而刺舉之官承迎過當奏劾來上類多中以深文使追謫者未聞牽復之期貶竄者尚隔維新之望薦紳之論疇不咨嗟臣願明敕

有司原情差次稍從釋免以收士大夫之心厥令州郡監司莫非材選然平易中和之政少而操切擊斷之意多以理財自詭則征利密於秋毫以行令自媒則用刑深於刺骨夫我朝立國本尚寛仁以此毒民懼者衆矣臣願選用循良退斥貪暴布宣德意洗滌瘡痍以收百姓之心君人之柄惟器與名當靳而予則僥倖者生心宜予而靳則勞能者觖望頃緣軍賞多濫一切難以徵文雖懲偽所以別真而矯枉亦虞過直令邊候孔棘正

牢籠武勇之秋臣謂荆襄兩淮之人嘗以功績著見為衆所推者宜命帥守監司搜揚來上擇其尤異者數人不次擢用自餘悉下銓曹審其來歷苟非妄冒者悉與隨資注擬以收豪傑之心往者兩淮募兵雖數萬計有如諸軍闕額自可撥隸分填而議者以廪給為憂急於汰遣方其例與緡錢資之使去小人寡慮媮快一時貲用既空束手無策強者遁藏山澤伺時而為姦懦者丐乞道塗偷生而就盡夫急則望其效死緩則委棄弗圖

後復使人疇肯用命令宜擇其伉健收寘戎行非惟增
壯軍容潛弭姦慝亦以收忠義之心自丙寅之役淮民
流離有司振恤失時死亡畧盡雖展上供貸常賦而凋
残未復生聚絶稀比聞州縣科役頗繁田賦雖蠲撮課
仍重民兵團結衣裝弓弩責其自備教閲資糧令其自
齎呻吟之餘何以堪此臣願朝廷深念保障之重多方
優䘏俾獲蘇醒以收邊甿之心北境遺黎本吾赤子日
夕南望如慕慈親彼既襁負而來焉有可拒之理竊聞

彊吏便文塞責至以鋒鏑驅之既絕其向生之途是激其等死之怨又聞秦隴之閒有相率內附者自涅其面示無還心視昔八字之軍何異而入南不受歸北不可獸窮則搏勢有必然臣恐欲以靖邊祇以擾邊將以無事適為多事也臣聞古之有國者患民之不附而不患民之加多孟子曰為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諸侯皆為之敺矣今中華之民窮而歸我是女真為吾之鸇獺也其忍不為茂林深淵以受之耶

羊祜祖逖之事淺矣然能務脩德信撫納新附故吳人悅服晉土復歸況堂堂鉅宋豈無能任二子之事者誠能謹擇其人分鎮三邊務以恩信懷柔而使遠人忻慕民既我附土將焉歸恢拓之基實在於此臣願朝廷亟加之意以收中原赤子之心夫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陛下誠能內有以保吾國之民則外有以懷鄰國之民以守則固以戰則克矣臣故曰收衆心為自立之本也抑臣又聞有

自立之本有自立之具今連營列戍虛籍不填老弱溷淆教閱弛廢衣廩朘削憔悴無聊荆淮所恃者義勇民丁而團結什伍反成繹騷無以作其超距翹關之勇東南所長者舟師戰櫂而繪畫圖册徒事美觀而未嘗習以凌波破浪之技倘非痛掃弊端一新戎政則緩急將無可用之兵掊斂成風而士卒之怨弗卹忌克成習而偏裨之長莫伸或拔於奔北而威望不足服人或相為水火而用心莫能協一公朝苞苴之路絕而别通交結

之途田宅子女之欲盈而外竊廉潔之譽倘非博采衆言精加蒐擇則緩急必無可用之將昔李綱建議以為欲保江南當葺理淮襄以為家計夫荆襄形勝臣固習聞而兩淮利病則尤所深悉葢軍國所資莫如鹽茶而淮有鬻海之饒兵食所仰莫如屯田而淮有沃壄之利其齊民則天性健鬭每易視敵兵其豪民則氣槩相先能鳩集壯勇使范蠡諸葛亮輩得而用之力本以務農教民以習戰雖方行天下可也其肯委之為不足守之

地哉中興之初志在進取故不暇脩營講和之後束於要盟又不克經理然孝宗皇帝所以設扞防闢空曠者未嘗不留聖心竊惟令日實南渡以來所未有之時政當乘機自立繼孝宗所欲為之志夫高城深池勁兵重戍邊之大命也今淮東要害在清河之口敵之糧道實出於兹而淮陰無尋丈之城無尺寸之兵徒以山陽可恃而已然山陽雖大前無淮陰之蔽後無實應之援若敵以重兵遮前而奇兵斷後則高郵維揚之路絶而山

陽之形孤山陽不守則通泰危而江淛震矣淮西要害在渦潁之口敵之糧道亦自此出而濠梁安豐城則庳薄池則堙狹兵則單虚徒以廬和可恃而已然有安豐之屏扞則敵始不得以犯合肥有濠梁之遮蔽則敵始不得以走歷陽藉有它徑可由而吾之廬和當前而濠壽斷後則彼有腹背之虞我有掎角之助其能長驅深入蕩無所畏乎故欲固兩淮先防三口此非臣之臆說也昔孫氏之保江左郲城雖小猶屯三萬人令維揚合

肥兩淮之根本而兵數單弱不及孫氏一郡城故李綱嘗謂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以為非策臣謂今日當議徙江上之屯以壯淮甸之勢或謂果爾如江面何夫兩淮藩籬也大江門户也藩籬壯則盜賊無闚門之慮兩淮固則戎馬無飲江之憂第當精閱舟師布列津要則表裏相應屹如金湯其與區區坐守江壖而使賀若弼之徒得以經營飛渡者利害何翅什伯哉雖然此不足煩聖慮也古之為國者必有重臣以

當閫外之寄故蜀以孔明駐漢中吳以陸遜守荆渚皆付以事權不從中御故二人者得以乘機制變而收成功今江陵建業雖有制閫之名而實處内地邊陲機事多不即知至於小有措置必皆聽命于朝有請輒從尚云可也請而弗獲抑又多焉藉有異材何由展布因循誤事可為深憂臣願於近臣中擇其更事任熟軍情威望素孚文武兼備者二人一於襄漢一於兩淮之中建立幙府財許移用官許辟置其他悉如吳蜀任二臣故

事則荆淮之家計可成而朝廷之憂顧可釋此陛下所當亟圖而不可忽也或曰彼方紛拏我幸無事但求鎮靜焉用張皇臣竊以為不然夫自古未嘗無外患惟有以待之則不敢窺未嘗無姦雄惟有以折之則不敢肆令不於斯時大有所振立萬一更生虎狼之敵知吾易與潛啟桀心當是時也不知安邊金繒行人玉帛可以窒其無饜之欲乎夫古今之患非一而蔽蒙為甚昔范仲淹嘗謂時方用兵不當諱言邊事令朝廷若以張皇

為戒臣下希指雖有警急不敢上聞本恐張皇迺成蒙蔽昔雲南喪師反以捷告原其積漸不過如斯盛明之朝可不鑑此臣本迂疎豈應妄論大事然惟臣子之誼有懷弗盡不足為忠是以冒昧決於一言區區愛君之心惟聖明裁察

貼黄臣竊惟汴都者我祖宗開基建國立郊社宗廟正南面朝羣臣而八蠻六狄奉琛臣妾之地也今偏方遠域之人迺得竊而居之伏惟陛下赫然發

憤思列聖所以得之守之之繇考宣和靖康所以失之之故臣竊謂其得之守之也莫不由於用君子其失之也莫不由於用小人臣願深惟否泰之象致察於君子小人消長之間則王業之隆有日矣臣竊惟敵既以移都來告索幣之報必將踵來其在朝廷尤宜審處以臣愚慮茍能顯行止絶以其貨幣頒犒諸軍繕脩戎備于以激士心而褫敵氣此上策也命疆吏移文與議削𠤎年增添之數

還隆興裁減之舊此中策也彼求我與一切如初

非特下策幾無策矣蓋令遠裔羣盜交馳中土安

知無善謀者覘吾舉措必將曰女真彼之深仇亡

在旦暮且奉之唯謹它日乘戰勝之威為虛辭以

恐動將何求而弗獲耶此召侮之端致寇之本也

惟陛下超然遠覽而銷患於未形宗社幸甚

德秀為江東轉運副使上奏曰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

路遂將遂穆穆之光竊伏惟念人臣之義雖在窮約猶

不忘君況嘗以載筆之史久直禁廬今雖將指有行而
憂國念君之忠其敢以既去遂已謹復深惟當世之故
而𩑶獻其區區惟陛下幸察
其一曰宗社之恥不可忘臣嘗觀古之人主於仇讎
怨敵之國有勢未能報而姑事之者有勢雖不敵
而不事之者有勢可以勝而遂報之者有勢可以
報而反助之者昔太王之於狄也事之以皮幣事
之以犬馬事之以珠玉凡其所欲悉以畀之蓋是

時狄強而周弱畏天保國其道當然故孟子曰唯智者為能以小事大然狄之於周特一時之怨非百世之雠含垢包荒義未為失此所謂勢未能報而姑事之者也西晉懷愍二帝俱沒於劉聰元帝間關南渡立國日淺外寇方熾内難復興故終其身未遑北討然一介行李未嘗聘虜廷成帝時石勒來脩好詔焚其幣此所謂勢雖不敵而不事之者也勾踐會稽之辱舉國以臣妾於吳而能苦身

焦思折節下士與百姓共其勞人事既修天應亦至吳之稻蟹不遺種矣而夫差方觀兵中土與晉會于黃池勾踐得以乘間舉兵遂墟其國此所謂勢可以勝而遂報之者也晉孝武時苻堅聚百萬之師志吞吳會賴謝玄等大破之淮淝堅既狼狽西歸其子丕復與慕容垂相持於鄴使晉之君臣有志經略乘機席卷殆不其難而謝玄方且從丕之請遣兵以救其窮餽米以濟其饑舍苻氏之深

雖與慕容而為敵未幾劉牢之等為𡍼所敗秦既不祀晉亦以衰此所謂勢可以報而反助之者也臣竊惟國家之於金人蓋萬世必報之讐高宗孝宗值其方疆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勾踐之事望後人今天亡此敵近在朝夕旱蝗頻年赤地千里甚於夫差之時韃靼羣盜四面交攻無異苻秦之季天其或者付陛下以有為之會乎臣嘗熟思待敵之策其别有三練兵選將直擣敵巢若勾踐

襲吳之師此上策也按兵堅壘內固吾圉止使留
滯外絕邦交若晉氏之不與敵和而鑒其宴安江
沱之失此中策也以救災卹鄰之常禮施之於茹
肝涉血之深仇若謝玄之助苻丕此下策也用上
策則大義明混一之機也用中策則大計立安強
之兆也用下策則大勢去阽危之漸也臣不知今
日之廟謨其將安出乎顧吏化以來生聚教訓未
有勾踐十年之功固未可遽圖一戰之勝於傳有

之攻不足者守有餘夫以堂堂大邦地方萬里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敵之費而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於此敵而猶事之哉若乃輕信邊臣迎合之言援敵人於將亡置世讎而不念非惟忠臣義士沮氣解體而方興之敵亦將有輕中國心萬一貽書誚侮我將何詞以應之夫重於絶敵者畏召怨而啓釁也然能不召怨於金人而不能不啟釁於新敵權其利

害孰重孰輕故臣願陛下勉勾踐之良圖懲謝玄之失策則王業興隆可冀矣

其二曰比鄰之盜不可輕令之論韃靼者類曰遠裔小姓非有囊括并吞之志其論山東之盜者亦曰蕞爾姦孽不過鼠竊狗偷之謀抑不思劉石苻姚之興大抵皆出荒裔全齊十二之險昔人用之嘗以覇强况令中原士民倀倀無主使盜亦有道則衆將從之茍得志而鄰於吾莫大之憂也迺者僞

使之來輕舟浮海不十日而抵邊城舍舟登岸人無知者安知不以是覘吾之虛實乎臣願朝廷毋輕二方日夜講求攻守之策以逆杜窺覬之心自治之方無急於此

其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令之議者大抵以敵存亡為我欣戚聞危蹙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重以邊臣喜為迎合或曰韃靼許和矣或曰羣盜聽命矣或曰金人還北有日矣誠使

敵命少延吾得以因時修備豈非至願政恐奔竄
敗亡之餘勢必不久皇皇鉅宋初非小弱顧乃藉
彼以為安是猶以朽壤為垣而望其能障盜賊也
臣願陛下勵自強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敵存為
喜毋以敵亡為畏則大執舉矣
其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臣聞天難諶命靡常者伊
尹所以訓太甲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者召公
所以戒成王聖賢言天不過如此未聞曰某星躔

某舍則其業昌某神居某地則其福應也自嘉定更化以來兵偃歲豐民稍蘇息此誠聖德格天之效而溺於數術者猥曰五福太一實臨吳分審如其言則治亂興衰皆有天數無關君德豈不悖哉今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薦紳大夫工為諛悅或以五福足恃為言夫漢之肇造以寛仁得民而不在五星之聚井晉之郤敵以將相有人而不在歲星之臨吳矧乾象告愆邇日尤甚其可恃

讖緯不經之說而忽昭昭之儆戒乎惟陛下鑒天人之相因察諛佞之有害益修其本以格天休宗社之慶也

其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臣聞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痞隔不可以為人公論堙鬱不可以為國祖宗盛時用人立政一揆之衆論而行之以至公故人心悅服天下順治熙寧之世以新法為不可行者公論也王安石違而咈之終以誤國紹興之際以

和議為不可恃者公論也秦檜雖而嫉之遺患至今夫朝廷之舉措是而衆亦是之者治世也朝廷之舉措非而衆亦非之者亦治世也朝廷舉措自以為是而衆莫敢議其非此子思所以憂衞之君臣也往者侂胄弄權以威罰箝天下之口浸淫既久附和成風北伐一事中外共知其非而莫敢言其效蓋可睹矣使侂胄能虚心平聽不以先入為主而惟公論是從則國無加兵之禍已無僇辱之

殃豈不美哉間者加命之出外議譁然從臣爭之
館學爭之庠序之士又爭之或者未必不以為紛
紛多事臣獨曰此十數年來所無之氣象聖君賢
相優容涵養致此盛事豈易得哉夫天下之大本
同一家人主者父也大臣者宗子也大夫士者家
之衆子弟也至於庶人之賤亦家之陪隸也父凡
有過子弟爭之子弟有過陪隸言之葢一家之事
休戚實同凡其次第相規政欲共成門戶之美耳

君臣之義何以異此而自昔惡聞正論者往往加以歸過賣直之名夫欲使士大夫畏避此名務為緘默直易易耳不知臣子至情本為國計何負於君父而顧嫉之耶深惟今日實公論伸屈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為愛君為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今而愈伸若以言者為沮事為徼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今而復屈夫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之所繇分故

臣於奏篇之終反復極言忘其重煩天聽之臯詩
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惟陛下諒臣愚忠
德秀知隆興府上便民奏曰臣檢准慶元令諸監司守
臣到任半年以上各具便民五事聞奏臣猥以駑劣蒙
恩櫂守豫章實兼江右帥事竊嘗伏念朝廷列置帥臣
於諸道以總統兵戎為職時平無事則欲其建威銷萌
震讋姦宄使盜賊不敢竊發壹有警急則整齊一道之
衆惟上所使若臂指然非如列郡守臣獨以㪚獄訟治

財賦為稱職也臣覩大江之西緜地數千里其北則江州興國控扼江面實當光黃之衝其南則贛吉南安林峒邃密跨越三路姦人亡命之所出沒自餘郡邑小民亦皆輕悍好鬬殺人于貨之盜在在有之臣嘗妄論凡任帥職者皆當以治兵為先而帥江右者尤當以治兵為急故自到任以來凡事關軍政率不敢後然人情蹈常襲故往往視為內地語及武備則哂其不切慮及江面則指為過憂繕治城堞則曰不必徒費督責將佐則

曰毋庸多事獨不思朝廷建牧之意將假以爵秩姑崇帥臣之虛名耶抑將整軍修戎屏翰王室責以帥臣之實職也昔唐曹王臯觀察江西泉兵大選羣能著職遂能挫李希烈之鋭使不敢南窺江淮紹興初李綱為本道安撫制置大使整治城郭團結軍伍威聲隱然羣盜相繼敗降如臯如綱始可謂無負朝廷之委寄矣臣雖不材無能為役顧區區平時願忠朝廷盡瘁職業則於二臣之事竊有志焉故今所陳一以治兵選將繕城弭

盜為請其間有因本道利害而因及他道者事勢相關不容不爾伏惟聖朝采擇而施行之

一臣聞自昔外有敵國之虞則内必有盜賊之警故諸葛亮與魏相持而孟獲畔瀘南劉裕舉兵北伐而盧循犯建業二者之患常相因而起一於禦外則盜賊得以乘吾之虚而為根本之害一於蔽内則敵國得以伺吾之隙而為疆埸之憂其為患均也然敵國在外所攻者吾之頭目其來也可知盜

賊在内所攻者吾之腹脅其發也不可測故亮必先平南方然後經營北討裕能滅燕入秦而幾無以制徐道覆之謀然則盜賊其可忽哉國家南渡以來州郡之兵日以削弱一方有警必移大軍然後尅之往者李金之亂與近歲贑吉南安之擾皆取辦於此然使疆埸無虞則舉備外之兵以平内寇其誰曰不可今邊事方興撤備無日沿江諸軍列戍淮漢以之禦敵猶懼弗給設不幸一妄男子

竊弄耰鋤於田畒閒沿邊之戍旣未可抽回州郡之兵又不足深恃此臣所為朝夕凜凜者也竊嘗思之與其養兵而待以無用孰若教之而責其可用臣所領十一郡有所謂團結禁軍者葢諸道所不及其法選諸指揮禁軍之彊壯者（年若干以下試弓若干斗力弩若干斗力）聚為一營命曰團結月增料錢一千合諸郡祖額凡若干人（隆興府一千人諸州軍各具實數）臣欲稍增其額合一路為一萬二千人（隆興府增五百人通為一千五百人諸州軍均

添足數日教旬閱責之兵官月按季考責之守貳春秋二校則於團結中擇其年貌浸衰年四十五以上事藝減退者仍還元來軍分而於諸指揮中選少壯人等事藝精熟者補其額及委帥臣不時點摘按試以攷兵將官之勤惰其揀選不精教練不熟者案劾以聞守貳不覺察併行責罰如此則一二年間州郡之兵漸趨精勇此弭姦銷萌之要術也然臣愚慮不獨江西一道為然凡在內地皆當思所以

為不虞之備如臣言可采乞下諸路一體施行

一臣竊考建炎三年金人自黃州渡江由武昌趨興國取間道以犯洪州守臣王子猷遁去遂屠州城尋破撫袁諸郡遍蹂湖之南北然後北歸所至殘暴幾無噍類言之可為痛心今之議者大抵以江西為内地殊不思九江興國二郡前臨大江北望淮堧纔一水爾中興初江西安撫大使實兼節制蘄黄蓋以是也去歲之春敵犯黃州諸關江右震

動本司承制檄調兵守江倉卒間僅能發諸州禁卒千人以往夫以步卒守江猶策馬使耕驅羊使戰其不勝任也必矣臣謂與其緩急調無用之兵以誤事孰若平時養有用之兵以待事江鄂二司各有水軍竊聞邊事既興多作步人起發令江州在寨僅有見管若干具實數而戰艦可用者尤為無幾鄂司所管計亦類此借曰敵人之勢已非昔比然衰極復振其可忽諸況於外敵方興羣雄交騖

先事之防尤當加意臣願明詔江州都統司及本州守臣同任江面之責其人船闕少之數日下招塡打造以什之三分屯興國管下富池等處庶幾風寒之備不至空闕江右一道恃以無虞所有鄂司水軍併乞一體行下措置亦以什之三分戍武昌縣蓋興國江面元隷江司武昌江面元隷鄂司分兵防守正其宜也如臣言可采乞賜詳酌施行

一臣竊見江西統郡十一而隆興實為帥府諸郡所

倚以為重城郭甲兵之備皆當整飭如法然後足以壯觀瞻而弭窺伺而臣到任之初按視城堞則其緜亙甚濶而傾圮最多尋加訪問有寓居士夫語臣謂五代以前郡城廣狹中度南唐李氏謀遷豫章乃始大其郭堞郡之東湖本在郭外至是遂包入焉紹興初故相李綱為帥葢嘗縮其北面然其廣袤猶若干里若干步史契勘見今實若干里步按守城法當用兵若干人兹豈易為力者令誠能按唐之舊

瞰湖為城則城之四面西北有江其東有湖天設之險殆無以過此豫章百世利也臣竊詳其説可謂至當然縮城重事未敢輕言而圮壞已極則有不容坐視者方李綱繕城之時其工費仰於公朝其役兵調於屬郡時異事殊不敢扳援有請而本府年來調度百出帑庾枵然儻必竢有餘然後興役則夏潦秋霖之餘頽圮益甚沿江一帶居民岌岌常有滲浸之憂而城脚被齧去處多已摧陷吏

遭一水其損愈多近委江州鈐轄楊熹相視條具頗為詳悉如砌城面以防滲漏作荷葉溝以通水道用夜乂木以壯城骨皆舊所未有臣令一用其說第工費浩汗未知所出稽諸舊牘前帥臣沈作賓在任日從本府撥到銀若干萬兩付安撫司樁管充犒賞費令不獲已欲於上項銀内權免借若干千兩收買磚石竹木等物及雇募夫工日下修築却從本府於收到諸色窠名錢内痛加撙節旋

次撥還庶幾城堞得以一新少重帥府之體伏乞
劄下遵守施行
一臣竊惟聖朝計安元元思慮深遠其在諸道既有
兵以備戰守又有將以主其兵復置帥以護諸將
號令素孚紀律素定一旦有警將惟帥之所令兵
惟將之所使以之戰禦無不可者自視事以來講
求軍政本末乃知州郡禁卒多以供工匠備廝役
事藝未嘗練習教閱秪為具文則兵不足以為兵

矣有副總管有路鈐有路分又有州鈐有將副下至都監監押皆以主兵為職而未嘗知兵問其得官之由或宗戚或閤門或國信所或堂部吏其間豈無可用之材要於將畧鮮曾閑習或飾文墨以自喜或矜富貴以自娛甚者闒茸廢放無所不有則將不足以為將矣兵不足以為兵將不足以為將則帥之為帥是亦具員而已矣望其藩維王室如古之牧伯顧不難哉然兵猶可以閱習而精將

不可以强勉而學竊見近歲指揮總管路鈐例赴臺參將副以下亦必從帥司銓量乃許之任臣謂此僅可以察其年齒之壯老與精力之强否而已必欲得知兵之人則臣願朝廷嚴其選擇總管號為副帥閒嘗以節度使為之其次路鈐路分亦武臣高選令之環衛蓋將帥之儲及諸軍統制統領等官亦多習熟軍務者臣謂總管路鈐宜於環衛及統制中選其嘗歷戰陣者為之州鈐將副則取

諸統領將副之諳知兵事者都監監押員多不可
悉擇姑從舊制差注年未六十之人而責帥臣以
從實銓量毋使疾病眊昏者尸其任庶幾州郡主
兵之官漸得其人平居精於教閱緩急有所倚仗
非小補也或謂窘爾則閤門國信之屬何以處之
臣曰為官擇人則治為人擇官則亂朝廷儻憂此
屬之失職固當置諸寬閒無事之地至於軍政安
危所係則不可以不擇如臣言非謬乞賜詳酌施

行

一欲乞通廣鹽於贛州南安軍以弭汀贛鹽之害

衣變論蜀奏曰臣不佞去歲六月八日獲對清光極陳蜀中利害親聆玉音有忠直可見之襃足以仰窺聖心垂意於坤維者如此葢此一方去天萬里安危休戚艱於上達形勢何以聯屬警急何以赴援非其他諸路比也故聖心深慮之敵人敢戰時有侵犯今春大入歷興元至金洋遂至大安我師勦之殆無遺類威聲既震疊

矣然敵人之性巧於窺覘萬一乘我少懈奪我江源順流而下聲摇東南將若之何不可不慮也夫藩籬嚴密彼安得以窺我根本堅壯彼安得以摇我昔孝宗皇帝光臨萬㝢中外敉寧矣而猶切切焉惟蜀是憂轂執政大臣繼踵宣威者至于三四又詔制置司同諸帥臣銓擇兵將庸懦不堪倚仗者而易置之夫宣威之設不於他路而獨於蜀兵將之易置不施之他路而獨施之蜀聖哲之心深知天下安危實繫乎此重此一方所以重

國勢也陛下可不繩其祖武而加重於此哉蓋今日蜀之急務有六臣請為陛下略陳之夫階成和鳳蜀之垣墉也其地險絶為吾障蔽則關内諸郡雖不立城壁自然安固焚蕩以來外無垣墉之可恃内無城壁之可依表裏俱虛敵寧不肆其毒乎人情岌岌避難而逃者無復歸志非小故也毋憚大費亟為之圖度僧鬻爵費廣不靳而責成於郡邑視其多寡以為殿最磨以歲月庶可漸復此其急務一也自古巴蜀號稱多士諸葛亮奮

於隆中豪傑歸之如水赴壑勳名煜然先後相望可以
令日而無其人乎屬者沔帥察見姦欺立談之間斷此
大事此固蜀中之儒英也如此人物搜揚簡拔推誠而
任用之何向不濟此其急務二也自古立國賞必以信
況捐軀犯難尤為可念者乎故曰軍賞不踰時欲民速
得為善之利也而議者或曰是不宜厚厚則貪功而生
事以宋璟不賞邊功為說而不知其時之不同多難之
秋正藉其力庸可抑乎大安之戰其功甚偉醲賞以厲

其餘誠不為過此其急務三也巴蜀天險民生其閒類多勁武勇於戰鬬其天性也然聚而不教與無兵同教而無別與不教同擇其傑異者豐其犒賜養其力精其藝而厲以忠義之節則有勇而知方矣推之田野之閒因農隙以習戰若雄邊子弟所以著稱於唐者則民兵亦精矣此其急務四也蜀之境土與羣蠻鄰非我族類未易調伏令金人敢爾憑陵安知蠻之不吾窺乎昔李德裕之節度劒南也建籌邊樓而圖其形勢復卭峽關

以奪其險阻威望隱然數年之内犬吠不驚其所施設必有深服其心者矣已然之效足以為法此其急務五也蜀本富饒之地自折估之法嚴財益匱民益貧重以金人之擾窮悴無聊何所赴愬所宜選擇良吏撫摩愛養如保赤子如烹小鮮仁民之政務在必行逋負之物蠲以惠下以紓民力以結人心以為手足扞衛頭目之備不亦善乎此其急務六也無此六者推而廣之則今日之蜀猶往時之蜀也如其不然潰裂四出不可復救

矣昔我藝祖肇造區夏先取荆南以通入蜀之路繼取全蜀以圖混一之功宵衣旰食勤苦至矣陛下嗣守丕基可不念當時取蜀之難而思今日保蜀之策哉是故國事之可憂者莫如蜀外障之難防者亦莫如蜀何者其地至遠也有才而無識者不足以為蜀帥有勇而無謀者亦不足以為蜀帥何者其任至重也先朝遴選於衆必以張詠之徒為之中興以後吳玠吳璘凡弟實任其責其才氣之雄智略之偉立乎千萬人之上折衝禦

侮談笑閒爾然則今日之典方面鎮全蜀者其可不以前修自勵哉付之以衆人所不敢當之事期之以衆人所不能成之功兼總四路專其委寄則威望日益隆優選寮佐爲之强助則謀慮日益廣此方之疾庶其有瘳乎西陲既安則東南恃以無恐臣所以披肝瀝膽控告君父者非獨爲蜀計爲天下計爲宗社計也嫠不恤緯憂在宗周惓惓之忠惟陛下察之

歴代名臣奏議卷九十七

歷代名臣奏議卷九十八

明 楊士奇等 撰

經國

宋寧宗時知潼川府魏了翁上疏曰臣聞三代而下經制不立故天下之弊常伏於救弊之初漢自吳楚之變分封以弱侯國而末年之弊乃起於同姓弱而外戚彊唐自安史之亂裂地以授諸將而末年之弊乃起於藩

鎮強而王室弱故善治者能先時而制其弊其次則因時而救弊其下則弊已著而後徐為之救如此則亦何及矣臣恭惟藝祖皇帝自大難未平首創唐末五季之弊外召藩鎮以還京師臨遣廷紳以為牧守天下莫不仰伏威斷之明然而守邊之臣則久其考任假以事權固不與内郡同也未幾而初意漸失并汾閩越之僅平江淮諸郡已令毁城隍銷兵甲矣淳化咸平距建隆不過四十年耳盜發兩川惟陵梓眉遂有城可守濮盜作

於近輔如入無人之境王禹偁自黄岡上疏極陳江淮
空虚之害至謂名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為郡城蕩若平
地富弼論江浙荆淮湖廣諸道亦謂處處無兵城壘不
脩或數十夫持鉏耰白梃便可盡殺守令開府庫誰復
禦者至寶元康定以後空内以事西邊則武備之削滋
甚五年間盜殺廵尉至六十員入城剽刼者四十州王
倫起沂並淮渡江歴數千里無一人禦之張海等輩剽
吏禦人於京淮湖陜閒州郡莫敢誰何金州盜作迷召

州兵僅有二十四人以承平之久郡國猶有不會之財猶有留州之緡可以為招兵繕城之費可以為一方緩急之備然猶廪廪若此矧熙寧而降急財利以弱州郡則益不暇為國遠慮籍禁卒罷招填併軍額捄窾籍分係將不係將則尺籍雖闕亦不暇補矣方時晏安猶未見其為大害也崇寧以後賦斂日增軍政日壞郡益以削一旦盜起東南連跨州郡震揺汴都久而後殄況當新造之金非拱手死難則望風棄城蓋自建炎四年以

前惟知斂兵避敵未嘗敢與之抗者逮渡江航海迫我不已然後兵刃稍接不數年而議和之使遣矣紹興之末敵闖淮薄江既迫而後應之士氣稍伸然猶不敢盡用其勝極於比歲承平日久吳曦盈尺之紙足以驚奔列雉李元勵烏合之衆足以震擾三道張福千人之衆足以披靡羣辟敵闖梁洋三泉如履平地敵闚蘄黃五關如升虛邑嗟夫強榦弱枝之弊乃至此極是焉得無以變通之乎臣嘗歷覩中興諸臣如李綱嘗欲分長安

襄陽建康為三都胡舜陟嘗欲析三京關陝為四巨鎮張守嘗欲以大河州郡倣唐藩鎮付之帥守范宗尹嘗欲分畫諸鎮吏不除代李彌遜嘗欲假帥守事權以銷姦宄雖多事之時與今日平世事體稍異然郡國削弱之弊則百年間如一日也況今所恃以為捍蔽者莫重於四鎮曰江南曰兩淮曰荆襄曰四川使三邊不警則尚可以紓歲月之安而金夏諸敵局勢浸異敵人未殄又生他患四鎮之寄益非昔比自比年來朝廷垂意乎

此責之專而任之久若知所以重其事矣然而其要又在於擇人苟匪其人則責之重反以益其過任之久反以厚其毒既得人矣則當假以遂事之權聽其所為勿從中制本道官吏惟其所辟置要害之地守令可以委任責成則久其考任而就加爵秩焉省部皆毋拘以文法也財賦得以專其出入他司不得尚循舊比以掣其肘也軍籍得以覈其虛實戎司不得掩虛額以自豐也屯田當復民兵當核忠義當招皆可以隨宜經理也規摹既立則如國初守

邊之臣或十七八年或十四五年或八九年無所改易可也稽其勞效而即鎮遷拜自從臣以上雖貴極公師可也其旁近諸鎮又當豫蓄資望之人以擬其乏如是則受任之臣事權專一得以展布四體責其成功而人亦改視易聽不為朝不謀夕之計可以慮終而知敵三邊隱然為國長城緩急有恃矣此藝祖皇帝久任邊臣之成規而中興諸臣因時損益之遺意儻蒙陛下不以臣言為非即乞與大臣審議而速圖之臣冒凟聖聰拱俟斧鑕之誅

了翁為起居舍人上奏曰臣蜀之鄙人也陛下過聽擢司注記每朝侍前殿即東廂徑退侍後殿則俟宰執臣寮奏事畢乃得造前凡所奏陳陛下罕所可否也退而問所謂起居注則歲月淹久事情寂寥問所謂直前故事則儐贊之臣疑為久曠臣以記言司過為職而每有含毫閣筆之羞竊有惑焉帝舜之盛中外無虞而臣儆其君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君戒其臣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蓋未有一日不兢業一時不整勅誠以起

居動作之頃莫非天命之流行斯須之不存而吉凶判焉悔吝生焉可不甚懼矣乎而况今日之事幾微既著詭勑未加則臣所未諭今請試陳其畧士風媮薄世道頹靡面譽背毀心私迹公此事變倚伏之幾也師老財殫幣輕物貴常産既竭根本既揺此人心向背之幾也中外雜居客主不敵齊淮兩大帥乘間異情此疆埸安危之幾也金主初立委政舊臣斂戍息民招攜棄怨此其志不在小重遲不發則情態叵測脫請繼好則從違

皆難比鄰封動靜之幾也北使既至行人亦還情偽未明邀求難塞土疆歲賂禮際盟約既廢講畫而越國以召戎交遠以疑近示弱以誨盜此遠啚利害之幾也然則即是數端豈誠無一事者縱有識時務通國體之臣乃不得措一詞于下風使潛運密移百廢具舉則有司因人成事已不無曠官之愧脫有不虞之事電發猋至則淪胥之悔將不及追是可寘之悠悠而不速圖之乎臣今姑以事之關於節目者言之沿邊屯田或請分授

歸附或請雜募民兵或請專招土豪開壁而係責其輸租豈無一可行而累歲未能決楮幣日輕或請增鑄鐵錢以平銅會或請改給新會以解折半抽兑之疑豈無一可采而累歲未之行沿邊忠義人或請分處授田以渙其羣或請增招正兵以權其勢或請以補正兵之闕而自為一軍沿邊功賞或謂荆鄂總軍西垂忠義皆嘗立功而未蒙賞或謂三邊將士有換四五官資累至數十而無一真命者或請帥守監司具其著者而拔用之

將帥之選或謂沿邊長官各舉所知或謂以此攝長待其有功而後真授或謂將非真授則無以令其下疆埸之備或請增淮戍兵之生券以厚其廩或謂給沿邊之閒田以資其生粮運一事也或謂從平江百萬倉於京口以省費或謂增鎮江高郵諸郡賞格以勸功大柢若此類者甚衆不容徧以疏舉然揆諸事體則節目可舉者耳或延訪有識之士精辨而衆決或分界授任之臣審度力行皆非有所甚難也今曠日持久且無成說況

有如臣之所謂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場安危鄰封動靜遠俗利害此皆目前必至之患及今汲汲圖之已不可謂之知幾矣而不思所以應之乎人之精力終為有限縱能兼覽徧察亦恐詳小遺大竊見先朝舊制或有弊事當革則令侍從言語之臣條具聞奏凡以察時幾而共天命尊道揆而盡法守集衆思而廣忠益兼於當否之間足驗人才之實此在故府可舉而行臣愚欲望陛下速諭大臣思天命之難諶察時幾之易失裒取弊

事久而未革者具以來上斷自聖意命侍從臺諫給授
筆札使退而即其聽治之所各盡所見以聞陛下與大
臣詳擇其中而力行之則一事有一事之益一日有一
日之功幾至能乘事來能應不猶愈於坐觀事會而聽
其勢之所趨乎拳拳之忠惟陛下速圖之
秘書省正字袁甫上疏曰臣竊惟事君之義知無不言
臣効官金陵兩淮之事接於見聞者敢為陛下略言之
國家平日以禮義待士大夫固望其有仗節死義之風

以恩義撫將帥固望其有捐軀報國之忠以民之膏血豢養官兵固望其為一旦緩急之用而以臣愚見乃無一足仗者此甚可痛心也近年以來兩淮城壁大略具矣而守邊之臣務以其說相勝前者以版築策勲自支郡而易鎮大邦矣後者欲新其說則必言浚濠之利前者以山城不可移治遷之他郡而且罷黜矣後者欲變其說則必言移治之便方敵未犯淮知朝廷意在安静則爭進安静之說及敵既入寇知朝廷意在振作則競

以振作為言此其意但知迎合取寵而曷嘗以宗社生靈為念一朝有變其能盡忠竭節為國死守哉是士大夫不足仗也將帥之臣稍知徇國而能與士卒同甘苦者亦豈無人然大率得軍士之心者少而斂軍士之怨者多債帥之風葢有年矣託營運之名行朘削之實軍伍之中怨氣滿腹威足以鉗其口而實不足以服其心至於偏裨稍有寸長專務抑遏不使自伸疾之甚於仇讎防之過於寇敵非但御下為然而諸帥之自相與者

亦然以勢相軋以計相傾有請于朝則迭為矛盾脫遇緩急則不復救援師克在和古有明訓令乃不相輯睦一至於此何以辦大事立大功哉是將帥不足仗也國家財力盡耗於餉軍而官軍之不可用無愚智皆知之開禧丙寅之事棄甲曳兵而走者皆平日厚廩於縣官者也其間稍以立功自見及控扼關隘之人大抵皆義勇民兵萬弩手雄淮敢死諸軍耳近者調兵分屯遣將四出而卻敵師於中渡者乃強勇軍之桀黠者也戎帥

恥已不如力加沮毀且有節制民兵之請幸頼朝廷堅執弗從又欲自招土豪助己聲勢不知素養官軍將以何為是軍士不足仗也此三者皆國家腹心爪牙之用而無一足倚仗者方且上下相蒙以言為諱國將奈何哉夫欲救三弊必有三策一曰嚴帥守之選二曰併大軍之權三曰興屯田之利所謂嚴帥守之選者牧養之責乃其職分而今日事宜軍旅為急宜擇智略過人曉暢軍事赤心體國不敢為欺者假以事權寛其財賦委

以軍政責其訓練仍俾久任毋復數易其有職事修明者增秩賜金以激厲其志而不然者責罰隨之能否甄別則士大夫爭於効忠矣所謂併大軍之權者沿江軍帥其習於行陣忠勇可用者宜使守極邊以展盡所長其雖有小材不足倚信者宜以漸汰去毋徒為姑息統兵之政攝官掌之殺其權而損其威行之漸久舉官軍而併隷於帥守無掊克之害無忌嫉之私士氣頓蘇軍心悅服而將帥之弊不復為國家之蠹矣所謂興屯田

之利者官軍既不足用則當以民守淮欲民自食其力則當以田給民論者皆謂兩淮在官之田少豪户之田多不知田雖在民力不足耕黄茅白葦極目無際官司若議田租之入彼憚於輸租而輕於棄田則皆官田也然後隨其多寡量以給民而助其耕種之資將見屯田之利興塞下之粟多民兵之食足而轉餉之費省矣此皆今日至急至切之務而三策之中其處戎帥行屯田二事節目甚多宜從朝廷行下制置司詳加條陳亟以

上聞勿事虛名務求實用誠理內禦外之良圖也臣書生妄論當世利病發於忠誠不能自已惟陛下裁擇

駕部員外郎李鳴復奏曰臣竊惟今日事勢有可憂者三金人雖衰猶積歲好不通之憾北兵驟起每懷無厭及我之心此憂之隱於外者也湖湘之擾數年而後息江閩之寇羣起而未定此憂之著於內者也山東歸附之志日久而日非國家豢養之費日增而日廣此其為憂又介乎內外之間者也在外者隄防之嚴吾藩籬謹

吾斥堠來則禦去則守期於寧謐而已無他議也在內者經理之示之以必討之威開之以自新之路叛則誅服則舍期於平定而已無他疑也惟介乎內外之間者謂之順而狼子野心未易測也謂之逆而鷙鳥戢翼未遽彰也蠹耗我財力而謬曰吾其助國也竊據我城邑而詭曰吾其扞邊也又有可慮者假敵以為己援于以要我也道敵以迫吾境于以恐我也將絕之歟是漢之削七國祇以激其變也將置之歟是唐之待藩鎮終於

稔其禍也高爵厚禄有所弗惜日給月廩有所弗吝重之以天子之臣將命而出竊計陛下與二三大臣圖之熟矣雖然此特一時權宜之策非萬世長久之策也臣識見淺陋嘗早夜以思竊伏妄謂與其徇人而有自弱之勢不若立戎而為自强之道自古天下之勢無常弱亦無常强顧所以用之者何如耳周宣王任賢使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周以强漢宣帝信賞必罰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而漢以强唐憲宗剛明果斷能用忠謀不

惑羣議而唐以強陛下不以臣言為愚臣請陳今日之
急務以畢其說葢臣之所謂自強者非有甚高難行之
事也不過欲陛下勤於求賢切於愛民嚴於治軍旅而
已夫賢者國之精神也精神足則有餘用漢得一汲黯
而淮南之謀寢唐得一李勉而朝廷之勢尊端人正士
其有益於人之國如此今峩冠布武莫非委質之臣而
臨事應變每有乏才之歎陛下亦嘗思之乎既思之當
知所以求之自昔有為之主未嘗借才於異代也澂之

則雲合響應沮之則岩隱穴藏陛下儻能明示意向朝拔一人必採之於公論之所共予暮去一人必稽之於公論之所共棄將見真賢碩能之士濟濟在列而人才出矣民者國之元氣也元氣充則有餘力三代得其民而享國以久秦虐用其民而二世以亡民心之向背其關於國家之理亂如此令郡縣肆誅求之慘田里多愁恨之聲陛下亦嘗聞之乎既聞之當知所以恤之之㓗欲恤民莫先擇吏郡得一賢刺史則千里受其福縣得一

賢令尹則百里蒙其利陛下儻能大明黜陟取其贓污殘暴者寘之殛之斷在必行求其勤勞撫字者旌之擢之務在必舉將見政平訟理之風布滿郡國而民心安矣兵者國之爪牙也爪牙利則有餘勇壯士夜半登城足以誅淮蔡之叛宿衛不能受甲無以禦范陽之寇兵氣之勇怯其係於國家之安危如此令紀律不修於平居無事之日怨咨常動於倉卒有警之時陛下亦嘗知之乎既知之當思所以治之苟欲治軍莫先擇將主將

不惜財則士卒不惜死主將能同甘苦則士卒肯共患難陛下儻能嚴行刑賞取貪虐無厭者黜之雖大將有所不恤擇公忠有勇者陞之雖小校有所不吝將見風采號令之嚴整在行伍而軍威振矣自強之道不一端而足而自強之實惟三者為先賢才聚則精神可以折遐衝民心固則元氣可以壽國脉軍威振則爪牙可以禦外侮彼寇賊姦宄知吾朝廷規畫得宜措置有序將斂衽退聽之不暇尚何敢為難塞之請以濟其無厭之

欲哉昔唐杜牧憤劉從諫何進滔驕蹇不法乃作罪言歷陳三策其要曰上策莫如自治牧之所謂自治即臣所謂自強之說也陛下聖學高明洞貫今古簡册所載龜鑑具存故臣願陛下勿徒求之於人當求之於已勿徒汲汲於外當先汲汲於内上自人主下至百執事專意講究上自朝廷下至郡國邊鄙併力施行行之一日則課其一日之效施之一事則責其一事之成在我者既立在内者既治雖以之肅清海内鞭笞四方可也而

何一方之足慮乎臣一介踈微不識朝廷大體謬當轉對輒貢愚忠惟陛下恕而察焉天下幸甚

太府寺丞陳仲微輪對曰禄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才而不可啖嘗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天下之猥士而不可以陸沈天下之英雄賈似道怒諷言者罷奪其官久之叙復時國勢危甚仲微上封事其略曰誤襄者老將也夫襄之罪不專在於庸閫疲將孩兵也君相當分受其責以謝先皇帝在天之靈天子若曰罪在朕躬大臣

宜言咎在臣等宣布十年養安之往謬深懲六年玩寇之昨非救過未形固已無極追悔既往尚愈於迷或謂覆護之意多剋責之辭少或謂陛下之哭師之誓師相飾分過之言甚非所以慰恤死義祈天悔過之道也往往代言之知體之士翹館鮮有識之人吮甘茹柔積習成痼君道相業兩有所虧方今何時而在廷無謀國之臣在邊無折衝之帥監之先朝宣和末亂之前靖康既敗之後凡前日之日近冕旒朱輪華轂俛首吐心奴顏

娐媵而令奉賊稱臣之人也彊力敏事捷疾快意即令日畔君賣國之人也為國者亦何便於若人哉迷國者進惱憂之欺以逢其君託國者護耻敗之局而莫敢議當國者昧安危之機而莫之悔臣嘗思之令之所少不止於兵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而一級半階率從中出斗粟尺布退有後憂平素無權緩急有責或請建督或請行邊或請城京城創聞駭聽因諸閫有辭於緩急之時故廟堂不得不掩惡於敗闕之後有謀莫展有敗無誅上

下包羞噤無敢議是以下至器仗甲馬衰颯庬涼不足以肅軍容壁壘堡棚析樊駕漏不足以當衝突之騎號為帥閫名存實亡也城而無兵以城與敵兵不知戰以將與敵閫不知兵以國與敵光景蹙近目睫矣惟君相幡然改悟天下事尚可為也轉敗為成在君相一念間耳乃出仲微

衛涇奏曰臣自去冬以來數因奏對冒進讜言仰惟聖慈察其受恩之深無隱君父特賜寬假固已不勝幸甚

然臣之愚猶有未盡今茲輪對用敢索陳伏祈裁察臣竊惟復讎之說在今日誠所謂正論也蓋君臣父子之義不可以跬步忘則復讐之說其可一日廢然為是說者常有兩端所謂兩端者名與實也名實之分真偽存焉真偽之别禍福形焉誠不可不察也故務其實則可以格天可以感人積之之久可以雪大恥可以還版圖可以成大業假其名則天人之際終不可欺而徒以耗國徒以蠹民姦誣得以肆誕謾虚聲足以來實禍非惟

不足以成事而反以貽患是烏可不察也臣請歴言之何謂務其實力賛其君父脩德立政登用賢才愛惜民力收拾人心厲坐薪嘗膽之思循內脩外攘之序謀慮周密圖維久大若是者一日有一日之為一歲有一歲之效邦本浸強國力浸裕而吾之所志自可馴致此所謂務實也何謂假其名或欲圖富貴則借是說以竊據而其存心初無惻怛忠愛之誠其圖事亦無本末先後之序名為富國國未嘗富而先失民心名為強兵兵未

嘗強而先竭民力欲定大計而不䘏百姓於目前欲圖大事而不慮危亡於異日為茫不可詰之言指邈不可成之事坐使邦國内空盜賊並作其所圖迄無尺寸而國勢日以䪺䪱卒將召憂以遺人主前史所載班班可考此所謂假名者也臣請舉其尤者證之如蜀之諸葛亮所謂務實者也其為相也雖名魏為賊而先務閉境勸農育養民物辟田疇實倉廩修法度理軍旅庶事精練盖八年之久國事悉治而後北駐漢中聲罪以討焉

使亮而無死中原不患難復矣如晉之景延廣所謂假名者也雖知臣事契丹爲耻而不知當以恤民固本爲先徒爲大言以激強虜謂吾有横磨大劍十萬要戰則來而事力實無以禦之終致禍難爲後世笑此其相去何翅霄壤之異豈非方來之明鑒哉恭惟陛下誠心懇切無一日忘宗社之耻固天下之幸而臣之愚深恐小人投隙伺間以售其姦更願陛下以是二端察臣下之所安則真僞將無所逃庶幾圖事揆策不至差誤上有

以成陛下之志下有以慰斯民之望臣不勝區區憂國愛君之誠不復自計以竭其愚

淮東轉運副使虞儔上殿劄子曰臣一介踈遠蒙陛下誤恩前年秋繇浙西憲司分閫合肥又移漕東路往來兩淮有得於利害之實者請為陛下陳之臣伏見本朝與北人講和之後以淮為界葢國家之門户江浙之藩籬也經理之策前後失於講究者葢非一也夫有國斯有土有土斯有人有人斯有財此理之必然者也今兩

淮耕種鹵莽地力不盡謂之有土可乎生聚茍且民志不固謂之有人可乎田賦止收課子上供姑且樁管謂之有財可乎不特此也山水寨僅有虛名萬弩手徒為文具禁軍闕額補而未足土兵廵警少而不招凡此皆利害之實不可不講究者紹興之初和議新集區處規模容有未盡迨今六七十年之久而猶地有遺利民無固志儲積守禦若不足恃豈不甚可惜哉欲望陛下明詔兩淮守令詳議殿最之格計田萊之多荒者勸之耕

植使地力以盡計室廬之未葺者誘之營繕使民志以固歳入課租必以裕民而助國上供樁積必以糴米而實邉山水寨莫不增修萬弩手不廢教閲禁軍無令闕額土兵不致乏人講究利害之詳隨宜申請期有歳月之效永遠遵行當無事之時則可以嚴守備遇投機之會則可以賛規恢此微臣區區謀國之忠也惟陛下裁察

理宗時知瀘州魏了翁上䟽曰臣愚戇少通充員柱下

迺者誤叨詔墨今得與講讀諸臣悉心啓迪無有所隱臣既陪入侍復許直前敢無一言以塞大問臣聞人性無有不善而後世有性惡之説人情莫不欲安而後世有喜亂之説非後之人不古若也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言今此之民即三代之時所以是是非非公平正直而無所回遹之民也然古而好善今疑其惡古而欲安今懼其亂何也古之人垂憲象魏屬民讀法其明白洞達日星垂而河漢流也登進而籲之

叙情以閲之以真實惻隱示其下而下不以情事其上則非人類也自後世而猜防日甚塗其耳目也而曰以神道設教惡其議政也而曰不可使知之夫民至愚而神決無可罔之理令罔之祇所以擾之迨其譁然而不寧也則疑其性惡咎其喜亂嗚呼此民也獨非三代直道之民乎而所習廼爾則亦未有以通其志耳臣嘗以是求之而有未喻於今日者凡六事敢為陛下歴陳其目陛下自即大位中外翹首跂足以望治於朞月間而

天心難諶事變狎至民不見德惟戮是聞向也寢火於
未然今然矣向也枕蚑於未噬今噬矣倀倀行邁曾靡
所臻有識之士往往相謂累朝初政降詔求言剝茲盱
食之時必首出此而久未有聞爲感滋甚嘗詔侍從兩
省臺諫卿監郎官日輪一員面對意雖甚美然践阼累
月方聞詔旨詔旨至今又數月矣而對者僅及十餘蓋
由一旬之間雙日不坐御殿之日止引一班故對羣臣
之時稀踈寥濶若謂恭默不言則便朝講殿固如平日

奚獨於求言聽言而用其簡也祖宗盛時受朝決事或至日中不遑暇食退食之後再坐引對或當假寧猶御便殿或引至四五班不以為憚臣侍先帝殿坳幾一年是時將倦于勤猶日御前後殿班引至再和顏屈己靡有厭斁此陛下之所親見也今始初清明顧在廷百執事且不得數望下風則凡見辭奏事封章扣陋更無由至前夫生於深宮之中不知稼穡艱難者固有之矣陛下習知民間疾苦今遽爾隔絕臣竊惑之半年以來都

城之內但見屢捐賞金以捕妄言之人夫以妄言獲罪雖其自取然而未睹求言之詔但聞戢謗之令此非初政所宜有也昔人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蓋言以宣意使壅塞不通則一旦潰裂將不可復收故周以監謗之令削秦以誹謗妖言之法亡漢晉隋唐之季大抵皆以灾異見於上而不悟百姓怨於下而不知變起蕭墻遂就衰替陛下所宜明白洞達以是為鑒而忽不加省此臣之所未喻者一也陛下自即大位宮壼行三年之喪

所以教民知孝薦帷侍五日之聽所以示民有尊矧又定省温清秉禮不違飲食起居稟命惟恪厥惟子職若既無毫髮之憾者而臣猶有疑焉天子之孝以安國家定社稷為先故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享之子孫保之此大舜之孝也今內患外禍稠見疊作而陛下未躬聽斷以弭豪萌中外皇皇未知陛下所以為宗廟子孫之計而顧以承顏養體為足乎且姑舉一事以明之陛下之於濟王錫之珪符爵之茅土居之

輔郡贊書旁午恩意優渥非特以全兄弟之倫孔子所謂父母其順矣乎陛下蓋深體此意也然而為之師傅既無賈誼始終梁勝之忠謹視盜賊又無張敞保全昌邑之智不幸而見汙匪人以殞厥命而陛下未聞有愧謝衰盎輟食哭甚哀之意自三日罷朝之後其餘恤典雖畧講行而人不盡知使陛下所以孜孜愛兄之初心亦未能盡白於天下遂使訛言胥動併為一談且濟王之卒凡有耳目誰不睹聞而小民無知妄相騰播莫有

寘居近在畿甸間猶不能家至戶曉遠而荆襄川廣襲
訛承舛抑又可知萬一有盜賊小人乘間伺隙假託名
字以為亂階雖亦終於自斃而目前塗炭無及於救臣
恐古人所謂安國家定社稷之孝不若是也曾子曰斷
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自春以來其為一樹一
獸不已多乎臣謂今日之所當明白洞達者蓋不止此
而此亦動揺人心之大者今若内出手書深惟既往之
悔明諭聖志而圖所以學其終者使天下曉然無惑於

浮言則日月之明其食其吏莫不咸仰此所以通天下之志而消禍亂之本何疑何憚而久不為此此又臣之所未喻者二也山東歸疆河北請吏此百年所未有之機也然而不井收其田野不城池其郡縣而移其民人使之烏合蟻聚於淮甸間抗民之情奪士之籍猶以未足也聽其剽掠境外以自衣食此前代之所不為李全分閫授鉞受任山東而倏往忽來靡有定鎮亦前此之所罕見然而尚有可諉者曰事無大小禀命朝廷至於

辨謗請祠以明君臣之義執杖庭拜以伸制閫之威而二月丙辰之變人情憤鬱不平全於斯時復能引咎自劾追徐晞稷赴鎮全又屬櫜迎拜涕泣自陳此豈惟逆順之理曉然於全之心有不可泯亦以堂堂中國德澤在人小有陸梁則自貽翦滅此全之所必不為而況天下之惡一也惡於朝廷而保於我則出乎爾者寧保其不反乎爾且主帥被害而全無以活之則全為主帥亦將無以令其下此亦非全之利也全以忠赤來歸名聞

中夏雖其部曲亦皆能以勲業自奮第功行賞富貴方至是豈肯甘一首惡以自隳前功若假以旬月全必有以自見臣謂若更自朝廷明白洞達推赤心以喻之使其速殄凶渠以伸國憲則名譽垂諸簡冊禄澤及其子孫全非木石寧不樂為若其姑託空言而終無以自見則神人共憤曲直有歸如漢侯王如唐藩鎮縱能以阻兵怙惡假息於一時終亦以違理亂常覆宗於異日此在朝廷可以明諭此指而久不為此臣之所未喻者三

也古今惟不次用人如傅說呂望之儔最非易事其次則莫若資望兼采董仲舒曰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為輔佐蓋言不次用人必賢者而後可若以其小有才也而遂當賢者不次之任則不待已試而人固已逆知其必不勝任矣國家盛時儲蓄將帥先自遠路監司漸擢京東西淮南俟其績用既章則擢任陝西河東北三路及成都路自三路成都具有成績然後名為三司副使或未可擬則就理資序遂升都漕

以備帥臣之闕夫其資歷若此則民情吏狀士風物宜道路山川甲兵財穀皆已周知而悉察之其歷官既久積伐已多則中外知名兵民信服如是舉而付之方面授以鈇鉞則未用而人期之既用而人信之有所不為為之可使事半而功倍令也不然順旨如意耳不必資歷僥倖嘗試耳不必譽望嗚呼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人至於忠忱體國真實任事則圖惟國事之濟言慮所終事惟其是而豈肯隨聲附和以僥倖萬一乎臣姑

以淮東近事明之臣以嘉定壬午造朝其於事始不及盡知但見應純之之後為賈涉涉之後為許國國之後為徐晞稷蓋涉見疑於純之而代純之國見惡於涉而代涉晞稷見忌於國而代國皆以前者為不善也而後取其所不合者驟遷以救之然則寧保後之不非今乎美錦徼物也猶不使人學製豈百萬生靈之命嘗試於數人之手而恝然不以動其心乎竊窺廟筭本欲彌縫禍隙鎮安人情而乘間伺隙者遂得以竊售其說前帥

未敗則陰為傾擠之計不幸而言中則顯任彌縫之責故朝廷但謂別用一人則不諳本末未識意嚮如臣所數以冀暫安豈謂此輩徒務營私寧暇體國況其涉歷尚淺智識有限以亂救亂安有窮已此當及今明白洞達盡懲曩誤更用老成老成之人惟欲行道救時豈是好高立異姑未問其才畧但資威望亦足鎮安令金陵未謀帥亦宜以是選擇諸鎮近輔未得人亦宜以是更張此可以三隅反矣而悠悠未決臣之所未喻者四也

古者國有大疑則謀及庶人謀及工商漢議已狹於前
李唐以降又不如古然而尚於相維之間黙寓交儆之
意中書進擬門下審覆尚書奉行而兩省之屬有給舍
諫官尚書省之屬有長貳郎曹一政令之行經涉非一
使之得以迭為正救迨乎樞府雖曰本兵而同班分班
厥有深旨又使臺臣得以糾察侍從得以獻納百執事
得以封章奏對蓋以宇宙大物非一人智力所能獨運
也熈豐以後宰掾始繁而三省之屬有不得其職者矣

中興以來務爲省併而三省體統有不能盡復承平之舊者矣至於近世則愈覩愈失往往事之已行雖侍從兩省臺諫有不及知方其未然常若不知迨其知之則既無及中外之所指目莫不曰食君之禄而輳駒仗馬曾不少仲豈知君臣上下邈不相接有一事焉中外沸騰遠近傳布而有位之士猶罔聞知但見府城增衛闗市戢言始從而訪問焉則知其爲有警也然且莫名其爲何事問之同列同列不知藉曰知之十不一二是故

欲言而不得其要雖言而無救於事易曰尊酒簋貳剛柔濟也此言險難之時君臣上下簡易而相親也今事勢愈迫則上下之情愈疎蓋必曰博訪則張皇多言則漏泄百司各舉其職則多事於是謀謨之道益狹委任之才日畢是不亦過憂之甚歟范純仁嘗曰今所用之臣多是老於患難奬之使進尚恐心志不鋭思慮太周若是戒使遠嫌則顧避全身自防不暇此言最近人情最切今日而況家國之憂人人所同亦欲各盡所懷以

圖國事之濟是豈張皇漏泄潔身取名之時若使上之人明白洞達以總大體以開忠益以清中書之務以盡百司之職則合衆智以為智事簡而慮周何為不可而必欲掩匿覆護智慮所不及精神所不逮則當斷不斷常有後時之悔此臣之所未喻者五也夫國之恃以立者人心也人心之所歸則明白洞達至公而無私也今平居無事以官資崇卑軒輊天下士以意嚮異同親疎天下士士而可以軒輊可以親疎則所得者寡廉鮮耻

之人耳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令顧過其欲而不得行徒使之浮沈俯仰充數備員夫充數備員而不能以伸其壯行之欲其勢必將以不得其職而去則又積歲累月牢辭固拒必使之邪正雜揉心迹莫明是壞於天子之庭而後已如此而欲以得賢士大夫其決不然也八九年間邊不撤警財殫力屈十室九空而貪暴之吏以苛征趣辦為能根刷積負重催豫借横科抑納靡所不有而以此欺朝廷曰吾能不費朝廷一鏹一粒而

用度無之世安有是理然有可諉者曰此用之公家也而又以豐谿壑之欲又以供苞苴之饋蓋未償前債已迫後圖得失薫心罔有藝極所謂飾廚傳營土木事遊觀求羸餘又不與焉方幣輕物貴田里蕭條此何等氣象而必使此輩肆於民上人不以貪暴者為怨而歸怨於其上曰世未嘗乏才也胡為選擇至此如此而望民心之不揺又不然也夫士大夫同寅協恭而後紀綱立百姓尊君親上而後根本固今皆無以得其心矣或者

尚曰失士心民心皆無損於事惟不可失諸軍之心嗚呼世安有士心民心胥失之矣而猶可以立國也況又物價翔踴廩稍不給士卒常有飢寒之怨功賞遲緩升黜不明士卒常有疾視之意而又以貪將債帥次第椎剥三衙兩淮近且不察襄漢梁益呼叫莫聞而尚以諸軍之心為皆可恃乎三者之心既無一可恃則陛下孤立於上大臣孤立於下臣不知何所恃以立國竊意所恃者惟數有天幸爾穰侯曰天幸多矣今又以天幸自

為常也陸贄曰幸不可以常覬也夫天命不顯其符俾
有國者兢兢以自勉令不明白洞達拓開規摹兢兢然
圖所以固結人心之本而恃天幸以為國此臣之所未喻
者六也臣既能極竭其毣毣之愚條陳六者之所未喻
以冀陛下明白洞達作新庶政以振國勢之久弱以舒
人心之積憤尚慮知聞不廣包括靡竟無以仰裨聖斷
臣復定為邪正之二端以翼其說而陛下試終聽焉臣
聞之朱熹曰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

明必易知凡陰必柔柔則暗暗則難測故光明正大疏暢通達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回互隱伏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臣嘗以是為察言觀人之鑒而邪正之辨了不可掩如謂人事有失則天象譴告者此正論也謂天命不足畏者邪說也謂憲章法度所當遵守者正論也謂祖宗不足法者邪說也謂丁寧懇惻可以感動人心者正論也謂失在推誠者邪說也謂正人端士可以扶持元氣者正論也謂賣直沽名者邪說也

謂政令之行當廣謀博訪者正論也謂徒亂人意者邪說也謂事變之來當防微杜漸者正論也謂亟當禁戢者邪說也謂毋旦視朝孜孜訪問者正論也謂尊嚴淵嘿使人不可窺測者邪說也謂勤恤民隱哀矜庶獄者正論也謂峻法立威使民莫敢慢易者邪說也謂親師講學以立政本者正論也謂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者邪說也謂敵國外患宜急於內修者正論也謂敵無能為賊不足憂者邪說也大抵正論為陽邪說為陰

陽開則為春夏高明而發達陰闔則為秋冬冥晦而斂藏臣願陛下以臣前所陳未喻六條行之以明白洞達為目前補偏救弊之策以後所陳邪正二端察之於繚繞回互為自令考言觀人之要則取舍之極定於内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詩曰天難忱斯不易惟王惟陛下汲汲圖之

了翁為禮部尚書上疏曰臣謂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凡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之國皆位於東南西北門之

外無它内夏外夷之道然也自東漢以後控御失道貪得務廣至引而寘之於堂奥之内蓋自馬援實開其端於建武曹操復蹈其轍於建安遂使冐熾盛大於永熙元康之間而横潰四出於永嘉建興之際援之初徙降羌於近地而勸以耕牧也其意不過使之不相猜貳而有以得其心也操之分匈奴五部於并州諸郡也其意亦不過使之有所統屬而為吾之用也彼一時淺功近利之見豈知其後日之禍一至此耶晉太康元年侍御

史郭欽上疏於武帝請乘平吴之歲徙内郡雜胡於邊地而武帝不能用斯言也距江統之建議已在先二十年矣以武帝平吴之威乃不能洗空五胡於未亂之日而江統顧欲以責晉惠帝於二十年之後亦晚且難矣而江統猶曰早絶其原尚得謂之早乎臣側聞日者喪師之後招納北人以補軍額且收召桀黠以備奔走中外雜居識者寒心又聞光黄之間或以搜求王檝為詞或以收買軍需為詞出入無譏甚矣乎國之無人也武

夫重閉未必足以杜其隙釁乃聽其自為出入耶藉曰和好已成南北一家無用過疑然自昔未有恃和好而弛邊防也陛下剛明奮發力行江統之言臣已疑緩不及事而又日惱月邁委之悠悠臣知無容足之地矣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蘇軾曰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今患在几席矣惟陛下速留宸慮詔京襄兩淮諸帥詰以區畫之方何所可以處降附何策可以安反側各任其責條上有不如言致生他變則請身任

其咎斷在必行臣嘗記先朝范仲淹為陜西河東路宣撫上䟽乞顧問大臣如契丹可以保信必不入寇亦不與元昊連衡乞令大臣同書一奏納于御前他日或誤大事責有所歸臣之責諸帥猶仲淹之責大臣也惟陛下斷而行之

洪舜俞進故事曰晉元帝建武元年置史官立太學太興元年帝親雩初置諫鼓謗木新作聽訟觀二年置博士員四年置周易儀禮公羊博士帝親覽庶獄

臣聞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先者事之所當急後者事之所當緩緩急先後不外其序治道何患於不舉元帝承皇綱解紐之餘宜思興起國勢如拯溺救焚之急顧乃以安平之大體治危亡之壞證以守文之常度制應變之危機故近世論者謂此何等時而舉不急之務訟觀作矣胡不築將壇以拜淮陰太學興矣胡不立武舉以掐汾陽親雩之禮行矣胡不屈帝尊而勞細柳博

士之員置矣胡不造樓船而命將軍諫鼓謗木設矣胡不修車馬備器械以圖修攘之治是非數端為可略也典午綴旒胡羯扛鼎中原豪傑競起而逐鹿時之所急不在是也使當時内以經制國用為實政而不以練衣為僅足之規外以嚴飭兵備為實功而不以玉册為苟安之地晉其興乎厥令金甌雖無玷缺之虞玉關未有閉拒之策戰難於必勝守難於必固和難於必信而民力國計已俱

至於窮不汲汲於豐財強兵先其所當急而論義理者多清談言政事者多細務析豪補帶以為巧折柳樊圃以為固厝火積薪以為安脫有意外之警臣恐非雍容拱揖之所能辨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九十八